

莫言感言：文學的勝利

「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

文學諾獎 花落中國



【本報訊】12日下午三時，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高密市鳳都國際酒店召開了媒體見面會，與國內外記者分享了獲獎後的感受，並回答了在場記者關於黨派、政治、釣魚島等的提問。在記者會上，莫言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在回應有關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爭議時，他表示並不後悔，因為它有合理成分。以下是記者會主要答問實錄：

記者： 有一些中國的藝術家，他們說莫老師跟共產黨的關係有些密切，就是因為您參加作協，而且今年就是又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後有些藝術家就說，莫老師站在權力的角度去看社會，他們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

莫言： 這樣的批評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對我來講，有的是沒有道理的。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

我上個月在上海也着重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當時有一個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在跟我對談的時候他說過，他知道文學是幹什麼的和為什麼幹，原因是因為他讀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後他就問我，你對這個《講話》怎麼看，我說這是在網上炒了很久的問題，而且也是讓我挨了很多罵的問題。因為毛澤東的《講話》是歷史文獻，他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這樣一個文獻在當時那種社會歷史背景下，對被推翻腐朽的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再來看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分的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的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着巨大的風險，冒着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抄《講話》我並不後悔

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跟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還有《陽春白雪》是吧，講這個民間藝術跟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跟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

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麼敏感的政治嗅覺。我當時覺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書，然後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發展這麼大，出了這麼多的批評、意見和辱罵，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跟我的創作沒有什麼矛盾，我抄他的，是因為他裡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為他已經不能滿足我創作的心靈需要。

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和中共關係是否過於緊密，您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來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他文學的氣質、文學的特質來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諾貝爾在歷史上曾將獎杯頒發給過法國共產黨員薩特、蘇聯共產黨員肖洛霍夫等。可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是在被千百萬人閱讀。

我在中國工作，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開始，就非常明確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這種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那麼很多人認為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和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就不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覺得這也是很難有說服力。

這次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给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如果按照政治獎的勝利，我是不能得這個獎，也得不到這個獎。所以現在說明瑞典文學院比發這些議論的人要高明，這個獎是文學的獎項，我因為文學而獲得了這個獎項。

作家寫作不是為黨派服務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要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和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用什麼來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人。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那麼就認為我就是跟共產黨密切跟他們不密切，這個我覺得也是莫名其妙。我的一點觀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着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

如果這些人讀過我說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也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那這種批評是沒有道理的。



▲12日，莫言在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

說我是鄉土作家不服氣

記者： 我知道您的故鄉山東高密是您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創作素材，這個跟獲獎有什麼樣的聯繫，您今後的創作方向是否會有所變化？

莫言： 作家對故鄉的關係實際上跟所有人對故鄉的關係都一樣，當你在這個土地上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跟你的密切的聯繫，一旦當你離開這個地方，你就會產生一種魂牽夢縈的感受。對作家來講可能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尤其像我這種以「鄉土」為主要風格的作家，所以我早期的作品中人物、語言、事件等都是取自於鄉土，鄉土對我的依賴性更強。鄉土也不是永遠寫不盡的，如果要不斷的寫鄉土的變化瞭如指掌，深入了解鄉土的氣質，對鄉土發生的變化非常的清楚，然後才可能持續不斷地寫。

記者： 我是香港無線電視台的記者，雖然您很多作品都是以家鄉為主的，但是現在您有很長時間在北京工作，未來的作品有沒有可能以城市為主？

莫言： 我的小說確實是寫了很多的農村題材，還有我本人也在城市裡生活很多年，但是實際上我後來寫作裡面城市對我的影響也已經在小說裡得到了體現，但是我沒有把它完全放在一個明確的背景裡，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還是寫到很多在鄉土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城市，也就說我的鄉土文學已經和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有了很大的變化，它已經是變化的鄉土，已經是城鎮化的鄉土，這樣城鎮化的鄉土在大城市的生活當中是有區別，但是已經區別不大，所以你如果說我一直是一個鄉土作家，那麼嚴格地說，也是不太能夠讓我服氣的。

記者： 會有機會到香港去嗎？

莫言： 會去的，一定會去的。

內地出版自由已大為放寬

記者： 我是香港電台的記者，想問老師兩個問題，第一是老師怎麼看中國出版自由問題，這國家真的是自己想出什麼就出版什麼嗎？另外你怎麼看現在的中日關係發展？

莫言： 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這實際上都是相對而言的，我覺得在很多海外的國家裡面涉及到宗教問題的時候，有的出版也受到限制，經常因為一本書引發一個族群強烈抗議的事件，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中國的小說寫作、小說出版你說他完全自由，當然這不是。因為，在我們過去的十幾年裡確實有一些書被拉出來點名，有的書會被有關部門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是你如果讀一下現在那些公開出版的書，然後再讀一下我們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公開出版的書，你就會發現這種出版的寬度已經放寬到令人驚訝的地步。

擱置釣魚島爭端 魚類福音

我們對中日關於釣魚島爭端問題，首先我覺得爭端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沒有爭端的話那幹嘛會鬧得這麼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決爭端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他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主權，反過來也是一樣。所以戰爭也解決不了爭端問題，那麼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按照上個世紀70年代中日建交的時候，老一代的中日兩國領導人採取的比較高明的措施：擱置爭端，先談友誼。你把他放在一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甚至這個地方可以讓魚類生活得更好一點。

我去過韓國和朝鮮的三八線，這是無人區，誰也不能過去，這個地方就成為動物的天堂。所以擱置爭端有時候這個功能是很好的，海洋上的爭端暫時擱置一下有時候也是魚類的福音。現在人類捕魚捕得這麼瘋狂，有一個爭端的地方誰都別進，讓魚過去，魚類會感謝人們。



12日，莫言90歲的父親在舊居前接受採訪 路透社

李長春賀莫言獲獎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11日致信中國作家協會，對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表示祝賀。

李長春在賀信中说，隨着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迅猛發展，中國文學迸發出巨大的創造活力，廣大中國作家植根於人民生活和民族傳統的深厚土壤，創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他希望廣大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為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外交部：莫言文學造詣有目共睹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對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表示祝賀。

「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屆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造詣有目共睹。」洪磊說。

洪磊表示，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歡迎世界各國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感受優秀中國文學的魅力。」

有記者問，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政府曾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為何卻持不同態度？

洪磊說，兩年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我們理所當然堅決反對。

關於中挪關係，洪磊表示，其困難是由於挪政府支持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造成的。

「解鈴還須繫鈴人，挪方應為兩國關係恢復和發展做出切實努力。」他說。

莫言希望劉曉波早獲自由

另據報道，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12日也被記者問及劉曉波的問題。莫言表示，他讀過劉曉波80年代的一些作品，但對他後來的很多活動不太了解，「我現在希望他能夠盡早地獲得自由，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

連高密都不想離開

記者： 當您作為一個作家，作品存在爭議的時候，您有沒有考慮過，像高行健一樣離開這個國家呢？

莫言： 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嗎，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我就想待在高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這裡朋友很多，這裡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而且我也認為，一個人他有各種各樣選擇的自由，選擇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的人選擇留在他的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你不要認為誰出去，誰就是不愛國，誰沒有出去誰就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面的認識。誰願意走就走，誰不願意走也不要強迫人家。我們過去有一句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是孔夫子的教訓。

獎金用來北京買房

記者： 巨額獎金怎麼用？

莫言： 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後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1平方米，75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120多平方米。